

宋槧太平御覽



13  
403  
47





13  
403  
47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八十八

兵部十九

機略七

三國典略曰周賀若敦陳侯瑱相拒于湘州敦恐瑱知其  
糧少乃於營內聚土覆之以米召其側近村人陽有所訪  
令其遙見瑱聞以為實乃據守要險以老敦師敦又增修  
壁壘示以持久土人乘輕船載米粟籠鷄鴨以向瑱軍敦  
患之乃偽為土人裝船內甲士其中瑱兵見船至送米爭  
取敦甲士出而擒之  
後周書曰太祖以王羆為大都督鎮華州魏孝武西遷拜  
驃騎大將軍加侍中開府嘗脩州城未畢梯在外齊神武  
遣韓軌司馬子如從河東宵濟襲羆羆不之覺比曉軌眾  
已乘梯入城羆尚卧未起聞閣外洶洶有聲便袒身露髻



八幡  
田中

新念圖書

此係明治  
八年八月  
廿八日  
山田一  
郎君  
所購以  
贈



太平御覽

卷第二百八十八

七



徒蹠持一白挺大呼而出敵見之驚逐至東門左右稍集  
合戰破之軌衆遂投城遁走  
又曰陸騰陵州木籠獠恃險麤獷每行抄劫詔騰討之獠  
旣因山爲城攻之未可拔騰遂於城下多設聲樂及諸雜  
技示無戰心諸賊果棄其兵仗或攜妻子臨城觀樂騰知  
其無備密令衆軍俱上諸賊惶懼不知所爲遂縱兵討擊  
盡破之  
又曰楊忠梁雍州刺史岳陽王蕭督雖稱藩附而尚有二  
心忠自穰城觀兵於漢濱易旗遞進實騎二千營登樓望  
之以爲三萬懼而服焉  
又曰韓褒爲汾州刺史州界北接大原當千里徑先是高  
齊寇數入人廢耕桑前後刺史莫能防扞褒至適會寇來  
褒乃不下屬縣人旣不及設備以故多被抄掠齊人喜相

曰汾州不覺吾至先未集兵今者之還必莫能追躡我矣  
由是益懈不爲營壘褒已先勒精銳伏北山中分據險阻  
邀其歸路乘其衆怠縱伏擊之盡獲其衆

又曰東魏寇龍門屯軍蒲坂造三道浮橋渡河又遣其將  
竇泰趣潼關高敖曹圍洛州太祖出軍廣陽召諸將曰賊  
今倚吾三面又造橋於河示欲必渡是欲綴吾軍使竇泰  
得西入耳久與相持其計得行非良策也且歡起兵以來  
泰每爲先驅其下多銳卒屢勝而驕今出其不意襲之必  
克克泰則歡不戰而自走矣諸將咸曰賊在近捨而遠襲  
事若差跌悔無及也太祖曰歡前襲關吾軍不過霸上今  
者大來兵未出郊賊顧謂吾但自守耳無遠鬪意又忸於  
得志有輕我之心乘此擊之何往不克賊雖造橋未能徑  
度此五日中午取竇泰必矣公等勿疑庚戌太祖率騎六



千還長安聲言欲保隴右辛亥謁帝而潛出軍癸丑旦至小關竇泰卒聞軍至惶懼依山爲陳未及成列太祖縱兵擊破之盡俘其衆萬餘人斬泰傳首長安高敖曹適陷洛州執刺史泉企聞泰之歿焚輜重棄城走齊神武亦撤橋而退

通典曰後周末隋文帝爲丞相益州摠管王謙舉兵拒命隋文遣將梁睿討之進至龍門謙將趙儼秦會擁衆十萬據嶮爲營周亘三十里睿令將上銜枚出閉道四面奮擊破之王謙又令高阿那瓌達奚憖憖等以盛兵攻利州聞梁睿將至憖分兵據開遠睿顧謂將士曰此虜要欲遏吾兵勢吾當出其不意破之必矣遣一將趨劔閣一將指巴西一將水軍入嘉陵睿遣將分道攻憖自午及申破之憖奔歸于謙睿進逼成都謙令達奚憖城守親率精兵五

萬背城結陳睿擊之謙不利將入城憖以城降謙將麾下三十騎遁走斬之

又曰後周將法尚初自陳來歸陳將樊猛濟江討之法尚遣部曲督韓昞詐爲背已奔于陳僞告猛曰法尚部兵不願降北人皆竊議盡欲叛還若得軍來必無鬪者自當於陣倒戈耳猛以爲然引師急進法尚乃佯爲畏懼自保於江曲猛陣兵挑戰法尚先伏輕船於浦中又伏精銳於古村之北自張旗幟逆流拒之戰數合僞退登岸投古村猛捨舟逐之法尚又疾走行數里與村北軍合復前擊猛猛走退赴船旣而浦中伏船取其舟檝建周旗幟猛於是大敗僅以身免

又曰後周末隋文帝輔政周大將尉遲迥在河北拒命河南州縣多從迥遣將擅讓屯成武別將高士儒屯永昌隋



將于仲文詐移書州縣曰大軍將至可移積粟讓謂仲文未能卒至方搥牛享士仲文知其意選精騎襲之一日便至遂拔成武迺將席毗羅衆十萬屯於沛縣將攻徐州其妻子住金鄉仲文遣人詐爲毗羅使者謂金鄉城主徐善淨曰檀讓明日午到金鄉將宣蜀公令卽射賞賜將士金鄉人謂爲信然皆喜沖文簡精兵爲建迴旗幟倍道而進善淨遙見仲文軍且至以爲檀讓乃出迎謁仲文執之遂取金鄉諸將多勸屠之仲文曰此城是毗羅起兵之所當寬其妻子其兵可自歸如卽屠之彼意絕矣衆皆稱善於是毗羅恃衆來薄官軍仲文背城結陣出軍數里設伏於麻田中兩陣纔合伏兵發俱曳柴鼓噪塵埃蔽天毗羅軍大潰仲文乘之賊皆投漆水而死水爲之不流獲檀讓送京師河南悉平

又曰後周末隋文作相遣將于仲文先以兵定關東破尉遲迥將檀讓初仲文在蓼隄諸將皆曰軍自遠來士馬疲弊不可決勝仲文令三軍趣食列陣大戰旣而破賊諸將皆請曰前兵疲不可交戰晉而尅勝其計安在仲文笑曰吾所部皆山東人果於進不宜持久乘勢擊之所以制勝諸將皆以爲非所及

又曰後周將達奚長儒圍陳將吳明徹於呂梁陳遣驍將劉景率勁勇七千來爲聲援長儒於是取車輪數百繫以大石沉之清水連轂相次以待景軍景至船盤礙輪不得進長儒乃縱奇兵水陸俱發大破因擒明徹

又曰後周遣將率突厥之衆逼齊晉陽齊將段韶禦之時大雪之後周人以步卒爲前鋒從西山而下去城二里諸將咸欲逆擊之韶曰步人氣力勢自有限今積雪旣厚逆



戰非便不如陣以待之彼勞我逸破之必矣既而交戰大破之敵前鋒盡殪無復子遺自餘通霄奔遁  
 又曰後周遣將討高齊師圍洛齊將段韶禦之韶登邙坂聊欲觀周軍形勢至太和谷便值周軍即遣馳告諸營與諸將結陣以待之周軍以步人在前上山逆戰韶以彼徒我騎且却且引待其力弊乃遣下馬擊之短兵始交周人大潰洛城之圍並即奔遁

又曰西魏末岷州羌據州城反魏將獨孤信討之勒兵向萬年頓三交谷口賊併力拒守信因詭道超綢松嶺綢直由切賊不虞信兵之至觀風奔潰乘勝逐北徑至城下賊出降  
 又曰西魏末涼州刺史宇文仲和據州不受代魏將獨孤信率兵討之仲和嬰城固守信夜令諸將以衝梯攻其東北信親帥壯士襲其西南遲明克之遲直吏切未明也天未明之時須已襲之

事畢然後天明明遲於事耳

又曰西魏末蠕蠕侵魏魏大將元纂禦之蠕蠕遂逃出塞纂令將于謹率二千騎追之至郁郅原前後十七戰盡降其衆率輕騎出塞覘賊屬鐵勒數千騎奄至謹以衆寡不敵退必不免乃散其衆騎使匿叢薄間又遣人升山指麾若分部軍衆者賊遙見雖疑有伏兵既恃其衆不以爲慮乃進軍逼謹謹常乘駿馬一紫一騮賊先所識乃使二人各乘一馬突陣而出賊以爲謹也皆爭逐之謹乃率餘軍擊其追騎賊遂奔走因得入寨

又曰西魏末遣將史寧與突厥木汗可汗同伐吐谷渾俱會於青海寧謂木汗曰樹敦賀真二城是吐谷渾巢穴今若拔其本根餘種自然離散此上策也木汗從之即分爲兩軍木汗從此道向賀真寧趣樹敦吐谷渾婆周王率衆



逆寧寧擊斬之踰山履險遂至樹敦即吐谷渾之舊都多諸玕藏而其主先已奔質真留其征南王及數千人固守寧進兵攻之僞退果開門逐之因迴兵奮擊門未及闔寧兵遂得入生獲其征南王俘虜男女財寶盡歸諸突厥

又曰東魏西荊州爲梁將曹義宗所圍東魏召人赴救慕容儼應募赴之時東魏北滄太守宋帶劔謀叛

清音儼乃

輕騎出其不意直至城語云大軍已到太守何不出迎帶劔造次惶恐不知所爲便出迎儼即執之一郡遂定

又曰東魏初齊神武破尔朱兆兆奔保秀容分兵守險出入鈔掠神武每揚聲云欲討之師出復止如此者數四神武揣兆歲首必應會飲使將竇泰率精騎先一日一夜行三百里兆軍人因宴休墮忽見泰軍莫不奪氣因而尅之又曰東魏將齊神武率兵伐西魏大軍濟河集諸將議進

趣之計斛律羌舉曰宇文黑獺雖聚凶黨強弱可知若固守無糧援可恃今揣其情以同困獸若不與其戰而逕趣咸陽咸陽空虛可不戰而尅拔其根本彼無所歸則黑獺之首懸於軍門矣諸將議皆同遂戰於淮曲大敗而歸齊神武違之故敗也

又曰東魏末齊神武薨子澄立侯景叛歸梁而圍彭城澄遣慕容紹宗討之將戰紹宗以梁人剽悍恐其衆之撓也一一引將卒而誑之曰我當佯退誘梁人使前汝可擊之皆申明誠之景又命梁人逐北勿過二里會戰紹宗實敗走梁人不用景言乘敗深入魏人以紹宗言爲信爭共掩擊遂大破之

又曰東魏遣將斛律金寇西魏洛陽師至于河北周文帝患其度河乃於上流縱火船而下以燒河橋金先備小艇



半盛以水鐵鎖連之且絕中流火舡至而不前須臾火滅而橋獲存遂進軍洛陽

又曰東魏將齊神武末西魏軍至許原西周文帝至渭南徵諸州兵皆來會乃召諸將謂之曰高歡越山度河遠來至此天亡之時也今及其新至便可擊之即造浮橋於渭令軍人齎三日糧輕騎度渭南夾渭而軍至沙苑距齊神武軍六十餘里齊神武聞周文至引軍來會觀周文軍少競馳而進不為行列搃萃於左軍兵將交周文鳴鼓士皆奮起其將于謹等六軍與之合戰李弼等率鐵騎橫擊之絕其軍為二遂大破之斬六千餘級臨陣降者二萬餘人齊神武夜遁追至河上復大寇獲前後虜其卒七萬留其甲士二萬餘悉縱歸

又曰齊神武大舉伐西魏將渡蒲津其將薛琚曰叔昌西六切

賊連年飢饉但宜置兵諸道勿與野戰比及來年麥秋人眾盡應餓死西賊自然歸降願無渡河也侯景亦曰今者之舉兵眾極大萬一不捷卒難收斂不如分為二軍相繼而進前軍若勝後軍全力前軍若敗後軍承之神武皆弗納遂有沙苑之敗

又曰齊神武與魏孝武帝構隙自太原舉兵逼洛陽帝遣將元斌之斛斯椿鎮武牢椿丑倫切遣使告周文帝文帝謂左右曰高歡數日行八九百里曉兵者所忌正須乘便擊之而主上以萬乘之重不能度河決戰方緣津據守且長河萬里扞禦為難若一處得度大事去矣果如其言帝西奔長安孝武達而敗也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八十八

其文而...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八十八... 大... 夫... 其... 帝... 西... 漢... 王... 將... 喬... 鍾... 葵... 相... 拒... 義... 臣... 自... 以... 兵... 少... 悉... 取... 軍... 中... 牛... 驢... 得... 數... 千... 頭... 復... 令... 兵... 數... 百... 人... 人... 持... 一... 鼓... 潛... 驅... 之... 澗... 谷... 閒... 出... 其... 不... 意... 義... 臣... 捕... 後... 復... 與... 鍾... 葵... 戰... 兵... 初... 合... 命... 驅... 牛... 驢... 者... 疾... 進... 一... 時... 鳴... 鼓... 塵... 埃... 張... 天... 鍾... 葵... 軍... 不... 知... 以... 為... 伏... 兵... 發... 因... 而... 大... 潰... 縱... 擊... 破... 之... 以... 功... 進... 位... 上... 大... 將... 軍... 又... 曰... 長... 孫... 晟... 討... 突... 厥... 達... 頭... 晟... 進... 策... 曰... 突... 厥... 飲... 泉... 易... 可... 行... 毒... 因... 取... 諸... 藥... 毒... 水... 上... 流... 達... 頭... 人... 畜... 飲... 之... 多... 死... 於... 是... 大... 驚... 日... 天... 雨... 惡... 水... 其... 亡... 我... 乎... 因... 夜... 遁... 晟... 追... 之... 斬... 首... 千... 餘... 級... 又... 曰... 高... 穎... 獻... 取... 陳... 之... 策... 曰... 江... 北... 地... 寒... 田... 收... 差... 晚... 江... 南... 土... 熱... 水... 田... 早... 熟... 量... 彼... 收... 穫... 之... 際... 徵... 集... 士... 馬... 聲... 言... 掩... 襲... 必... 屯... 兵... 禦...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八十九

兵部二十

機略八

隋書曰楊義臣與漢王將喬鍾葵相拒義臣自以兵少悉取軍中牛驢得數千頭復令兵數百人人持一鼓潛驅之澗谷閒出其不意義臣捕後復與鍾葵戰兵初合命驅牛驢者疾進一時鳴鼓塵埃張天鍾葵軍不知以為伏兵發因而大潰縱擊破之以功進位上大將軍又曰長孫晟討突厥達頭晟進策曰突厥飲泉易可行毒因取諸藥毒水上流達頭人畜飲之多死於是大驚日天雨惡水其亡我乎因夜遁晟追之斬首千餘級又曰高穎獻取陳之策曰江北地寒田收差晚江南土熱水田早熟量彼收穫之際徵集士馬聲言掩襲必屯兵禦



守足得廢其農時彼既聚兵我便解甲再三若此賊以爲常後雖集兵彼必不信持疑之頃既乃濟師登陸而戰兵氣益壯文帝行其策陳人益弊

又曰賀若弼鎮淮南先是弼請緣江防人每交代之際必集歷陽於是大列旗幟營幕被野陳人以爲大兵至悉發國中士馬既知防人交代其衆復散後以爲常不復設備其後弼以大軍濟江陳人弗之覺也遂滅陳

通典曰隋末王世充與李密相持於東都充夜渡陣於洛水之北其時密亦渡洛水陣兵與充相對月城西至石窟密兵多馬騎長槍宜路寬放縱充兵多戈矛排積宜隘險然南逼洛水北限大山地形褊促騎不成列縱積蹙之密軍失利密與數子登船南濟自餘兵馬皆東走月城充乘勝長驅直至月城下密既渡南岸卽策馬西上直向充本

營左右麾旌相繼而至充營內見密兵來逼急連舉六烽充乃捨月城之圍收兵西退自洛北達於黑石中間四十餘里奔赴顛獮大喪師徒密之行也東北之圍不救而自解西南之寇不戰而成功充伏其權奇不復輕出

又曰隋漢王諒據并州反隋將楊素率衆數萬討諒時晉絳呂三州並爲諒城守素各以二千人縻之而去諒遣將趙子開擁衆十餘萬柵絕徑路屯據高壁嶺布陣五十里素令諸將以兵臨之自引兵入霍山緣崖谷而進直指其營一戰破之殺獲數萬

又曰隋開皇中文帝大議伐陳諸將皆云大江闊遠兵不習水以此爲疑若一登南岸秦兵一可當百襄邑公賀若弼獻十策其一事請多造船須船既多賊必防擬更甚今南地無馬請付傍江諸州二十歲已上老馬令飼以平陳



爲名賊必懼求馬擬戰密勅刺史私賣博大船江南下濕  
特不宜馬不逾周年並當死盡終不爲彼用陳主陳叔寶  
果大造船市馬輸船旣多方覺不便而止高穎請所博得  
船運諸州米貯壽陽城役徒於壽陽穿大池以魚蓮遨遊  
爲名造船教水戰仍以賀若弼爲壽州總管終以此平陳  
又曰隋將軍劉方率兵討林邑國其王梵志率其徒乘巨  
象而戰方軍不利方於是多掘小坑草覆其上因以兵挑  
之梵志悉衆而陣方已戰僞奔北梵志逐之至坑所其衆  
多陷轉相驚駭軍遂亂縱兵擊大破之

又曰隋末宇文化及殺煬帝後率兵來攻李密於黎陽密  
知化及糧且盡因僞與和弊其衆化及弗之悟大喜恣其  
兵食翼密饋之會密下有人獲罪亡投化及具告以密情  
化及大怒其食又盡乃度永濟渠與密戰于童山之下自

辰達西密爲流矢所中頓於汲縣化及掠汲郡北趣魏縣  
其將王智略張童仁等率所部兵歸于密者前後相繼  
又曰隋末楊玄感反攻東都刑部尚書衛玄與玄感戰兵  
始合玄感詐令人大呼曰官軍已得玄感矣玄軍稍怠玄  
感與數千騎乘之玄兵於是大潰

又曰隋煬帝征高麗隋將于仲文率軍從樂浪道軍次烏  
骨城仲文簡羸馬驢數千置於軍後旣而率衆東過高麗  
出兵掩襲輜重仲文迴擊大破之

又曰隋漢王諒作亂遣其將余公理自太行下河內隋將  
史祥討之軍於河陰久不得濟祥謂軍吏曰余公理輕而  
無謀才用素不足稱又新得志謂其衆可恃恃衆必驕且  
河北人先不習兵所謂擁市人而戰不足圖也乃令軍中  
修攻具攻河陽公理使諜知之果屯兵於河陽內城以備



祥祥於是艤船河南公理聚甲以當之祥乃簡精銳於下流潛度公理率衆拒之祥至浪水浪古開切兩軍相對公理未成列祥縱擊大破之

又曰隋末李密破宇文化及還其勁兵良馬多死隋將王充守東都欲乘其弊練精勇得二萬餘人馬千餘疋於洛水南密軍偃師北山上時密新得志於化及有輕充之心不設壁壘充夜遣二百餘騎潛入北山伏溪谷中令軍士秣馬蓐食既而宵濟人奔馬馳遲明而薄密密出兵應之陣未成列而兩軍合戰其伏兵蔽山而上潛登北原乘高而下馳壓密營營中亂無能拒之者即密入火密軍大驚而潰

唐書曰太宗屯武牢竇建德悉衆而南陳兵於汜水王充將郭士衡陣於南周二數里鼓譟請戰諸將大懼太宗將

數騎升高丘安坐以望之謂諸將曰賊起山東未見大敵今度險而囂是無正令逼城而陣有輕我心我按兵不出彼迺氣衰陣火卒飢勢將自退追而擊之何往不尅吾與公等爲約必以午後破之如或不然寡人爲無謀矣建德乃遣兵涉汜水太宗令摠管王君廓以少擊之待河北馬渡方欲與戰建德列陣自辰至午士卒飢倦人皆坐列又爭飲水太宗乃令宇文士及將三百騎經賊陣之西馳而南上誡之曰賊若不動汝宜引歸如覺動宜出東面士及纔過賊衆果動遂巡欲退太宗曰可以擊也親率輕騎追而誘之衆軍繼至建德迴師陣未及整列太宗先登以擊之所向皆靡俄而衆軍合戰囂塵四起太宗率史太奈程讎金秦叔寶宇文歆等纏幡而入出其陣後張我旗幟賊顧見之衆乃大潰追奔三十里斬首三千餘級虜其衆五



萬餘人一時放散

又曰太宗討劉黑闥相持兩月餘黑闥率步騎二萬南渡  
洛水結陣而至晨壓我營太宗遣輕騎當之賊皆殊死戰  
於是親率精騎擊賊馬軍破之因乘勝蹂其步卒自午及  
昏戰數合賊大潰斬首萬餘級溺水死者數千人黑闥與  
二百人北走悉虜其衆先是太宗遣兵堰洛上流令黑闥  
得渡及戰之日遽令決水大至深丈餘賊衆以爲神由是  
敗走

又曰武德中突厥頡利突利二可汗到原州太宗率兵拒  
之雨甚太宗乃召諸將謂之曰虜控弦鳴鏑弓馬是憑今  
雨彌時弧矢俱弊突厥人衆如鳥殺所介羽我屋宿火食  
搶粟犀利料我之逸揣敵所勞此而不乘夫復何待今欲  
先令勁兵亂其陣乃率突騎驅其後虜俗進不相讓退不

相救自此以北澗谷深長時有一道魚貫以度因而迫之  
彼十萬騎坑穽中物耳追至黃河縱不盡擒必當十獲八  
九此曉兵者所以解諸君勿疑於是潛師夜出冒雨而進  
醜徒震駭因縱反間於突利悅而歸心二可汗內離頡利  
欲戰不可因請和而去

又曰貞觀中蘇定方率兵討突厥賀魯大雪平地二尺軍  
中咸請停兵候晴定方曰虜恃雪深謂我不能前進必當  
憩息追之可及若緩以縱之則漸遠難追省日兼功在此  
舉也於是勒兵陵雪晝夜兼進所經收其人衆遂至雙河  
去賀魯所居二百餘里布陣長驅徑至金牙山賀魯牙帳  
時賀魯集衆欲獵定方縱兵擊之盡破其牙帳生擒數萬  
人賀魯脫走投石國定方於是悉命諸部歸其所居埋瘞  
骸骨存問疾苦復其產業駕魯所虜掠者悉檢責還之於



是西域諸國安堵如故令副將蕭嗣業往石國以追賀魯  
遂擒歸于京師  
又曰貞觀中突厥諸部離叛朝廷將圖追取以李靖爲代  
州道行軍總管率驍騎三千自馬邑出其不意直趨惡陽  
嶺以逼之突利可汗不虞於靖見官軍掩至相謂曰唐兵  
若不傾國而來靖豈孤軍而至一日數驚四年靖進擊定  
襄城破之突厥諸部落並走磧北突利可汗來奔  
又曰貞觀中吐谷渾寇邊以李靖爲西海道行軍大總管  
統兵部尚書侯君集刑部尚書任城王道宗等五總管征  
之軍次伏埃城吐谷渾燒去野草以餓我師退保大非川  
諸將咸言春草未生馬已羸疲不可赴敵唯靖決計而進  
深入敵境遂踰積石山前後戰數十合殺傷甚衆大破其  
國

又曰武德中突厥突利頡利二可汗到原州太宗率兵拒  
之兩陣將交太宗以數騎出謂之曰不念昔者香火之言  
乃來相侵知二可汗外同內異故以此言疑之頡利見太  
宗輕出又聞香火之言乃陰猜突利因遣使曰王不須慮  
我無惡意更欲與王自斷當耳於是歛軍引却  
又曰貞觀中北狄鐵勒薛延陀發同羅僕骨迴紇等衆合  
二十萬度漠屯白道川據善陽嶺以擊突厥可汗李思摩  
之部思摩引其種落走朔州留精騎以拒戰延陀乘之及  
塞太宗令張儉李勣等率兵數道擊之時太宗誡之曰延  
陀負其兵力踰漠而來經途數千馬已疲瘦夫用兵之道  
見利速進不利速退其掩思摩不能疾擊思摩既入長城  
又不能速退吾先勅思摩燒薙殺草延陀糧食日盡野無  
所獲頃者偵人來云其馬齧噉林木枝皮略盡卿等犄角



思摩不須前戰俟其將退一時奮擊制勝之舉也於是李  
勣擊延隋之衆破之先是延隋擊突厥沙鉢羅及杜爾皆  
以步兵戰而勝及其將來寇也先講武於國中教習步戰  
每五人以一人經習戰陣者使執馬而四人前戰克勝卽  
授馬以追奔失於應接罪至於死沒其家口以賞戰人至  
是遂行其法突厥先合輒退延隋乘勝而逐之勣兵拒擊  
而延隋萬矢俱發傷我戰馬李勣乃令去馬步陳率長稍  
數百爲馬齊奮以衝之其衆潰散副摠管薛萬徹率數千  
騎收其執馬者其衆失馬莫知所從因擊之乃大敗  
又曰武后初徐敬業起兵於揚州武太后令將軍李孝逸  
討之敬業拒于高郵之下阿谿敬業置陣旣入士卒多疲  
怠皆顧瞻陣不能整孝逸遂率衆擊之因風縱火敬業懼  
燒而退孝逸進大破之

又曰武德中薛萬均與羅藝守幽燕竇建德率衆十萬來  
至范陽萬均謂藝曰衆寡不敵今若兵鬪百戰百敗當以  
計取可令羸兵弱馬阻水背城爲陣以誘之賊若度水請  
公精騎百人伏於城側待其半度而擊之破之必矣從之  
建德引兵度水萬均擊之大破  
又曰武德初王世充據東都太宗往征之屯青城官營壘  
未立王世充衆二萬自方諸門出臨穀水以禦大軍諸將  
甚懼太宗以精騎陳於北邙登後魏宣武陵以觀賊陣謂  
左右曰賊勢迫矣悉衆而出利在一戰今日破之其後不  
能出矣乃令屈突通率步卒五千度水布陣以當之因戒  
通曰待兵交卽放烟吾當率馬軍南下兵纔接太宗以騎  
衝之挺身先進表裏合勢賊衆殊死戰散而復合者數焉  
地旣險隘賊多排糒糒籩也騎戰稍難太宗親自射之莫



不應弦而倒起辰及午賊衆始退因乘之迫于城墮俘斬千人自是不敢復出

又曰高宗遣將軍裴行儉討突厥於黑山至朔州謂其下曰兵法尚詐者以權謀制敵也若御其下則非誠信不可行遣副將蕭嗣業運糧被掠兵多餒死所以敗也狡寇狂悖不可以不備乃詐爲糧車三百乘每車伏壯士五人各賁陌刀勁弩以羸兵數百人援之兼伏精兵居險以待之賊果大下羸兵奔車散走賊驅馬就泉井解鞍牧馬方擬取糧車中壯士齊發伏兵亦至殺獲殆盡賊衆奔潰自是續遣糧運無敢近之者

又曰馬燧爲魏博招討使田悅求救於淄青恒州李納遣大將衛俊收兵僅萬人以救悅李惟岳亦遣三千餘人救悅收合散兵二萬餘壁於洹水淄青軍其東恒州軍其西

首尾相應燧帥諸軍進屯於鄴奏請益河陽兵詔遣河陽節度使李芄將兵會之軍次於漳悅遣將王光進以兵守長橋築月城以爲固軍不得渡燧乃於下流以兵車數百乘維鐵鎖絕中流實以土囊以遏水水稍淺諸軍畢渡是時軍糧少悅深壁不戰欲老燧軍燧令諸軍持十日糧以前進次倉口與悅等夾洹水而軍李抱真等問曰糧少深入何也燧曰糧少利速戰兵法善於致人而不致於人今田悅與淄青恒州三軍爲首尾計以老我師若分軍擊其左右兵少未可必破悅且來救是前後受敵也兵法所謂攻其必救固當戰也燧爲諸公合而破之燧乃造三橋逾洹水日挑戰悅不敢出恒州兵自以軍少懼爲燧所并引軍合於田悅燧又令於軍中曰悅死傷之餘安敢出戰所恃者淄青軍爾吾當先破納軍則出悅坐受降也淄青軍



聞懼亦引軍合於田悅謂燧明日復挑戰乃伏兵萬人欲邀之燧乃令諸軍半夜皆食先鷄鳴時擊鼓鳴角師旁洹水西徑趨魏州令日聞賊至即止爲陣又令百騎鳴鼓角留於後仍抱薪持火待軍止鼓角匿其旁伺悅軍渡焚其橋軍行十數里悅乃率淄青恒州兵步騎四萬餘踰掩其後乘風縱火鼓噪而進燧乃坐軍前除草斬榛棗廣百步以爲陣募勇士得五千餘人分爲前引以候賊至比悅軍至則火滅氣乏力少衰乃縱擊之悅大敗時神策昭義河陽軍小却河東軍勝諸軍還關合擊又大破追切洹水悅軍走橋橋已焚矣悅軍亂赴水斬首二萬殺賊大將孫晉卿安墨啜生獲三千餘人溺水死者不可勝數淄青軍殆盡死者相枕藉三十里悅收兵得千餘人走夜至魏州又曰元和十二年唐鄧節度使李愬奏以九月二十六日

圍蔡州吳房縣攻其外城毀之斬首千餘級初將出攻左右白以往亡日請避之愬曰賊以往亡謂吾不能來正可擊也及戰勝而歸賊以梟騎五百追愬愬下馬據胡床令於衆曰後迴戈者斬由是衆悉力戰射殺賊將孫忠憲賊衆乃退或勸愬日乘其退可遂拔吳房愬曰取之賊必合勢而固其穴不如留之使分其力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八十九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九十九  
兵部二十一  
料敵上  
孫子曰用兵之道校之以五計而索其情  
索其勝負之義也  
曰主孰有道將孰有能  
道德能智主君也先當校兩國之  
而好實官之奇  
天地孰得  
視兩軍所據知  
法令孰行  
設而  
犯而必誅  
號令出  
兵衆孰強  
士卒孰練  
知誰兵器強盛  
日主不素習  
當陣惶惑  
將賞罰孰明  
賞善罰惡  
知誰分  
無恩罰無度  
吾以此知勝負矣  
情知勝負所在  
知吾卒之  
可用以擊之  
不知敵之不可擊  
勝之半也  
知敵之可以擊  
而不知吾卒之不可以擊  
勝之半也  
知敵之可以擊  
吾卒之可擊  
而不知地形之不可以戰  
勝之半也  
未可知也  
故曰知兵者動而不迷  
舉而不頓  
將能料敵以少合衆以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九十九

兵部二十一

料敵上

孫子曰用兵之道校之以五計而索其情  
索其勝負之義也  
曰主孰有道將孰有能  
道德能智主君也先當校兩國之  
而好實官之奇  
天地孰得  
視兩軍所據知  
法令孰行  
設而  
犯而必誅  
號令出  
兵衆孰強  
士卒孰練  
知誰兵器強盛  
日主不素習  
當陣惶惑  
將賞罰孰明  
賞善罰惡  
知誰分  
無恩罰無度  
吾以此知勝負矣  
情知勝負所在  
知吾卒之  
可用以擊之  
不知敵之不可擊  
勝之半也  
知敵之可以擊  
而不知吾卒之不可以擊  
勝之半也  
知敵之可以擊  
吾卒之可擊  
而不知地形之不可以戰  
勝之半也  
未可知也  
故曰知兵者動而不迷  
舉而不頓  
將能料敵以少合衆以



弱擊強兵無選鋒曰北其勢若此必走北之兵也夫料敵制勝計極險易利害遠近上將之道也知此而用戰者必勝不知此而用戰者必敗夫唯無慮而易於敵者必擒於人也已無智易人擒必故策之而知得失之計策度敵情觀其所知而知動靜之理喜怒動作察其舉止則情理可知形之而知死生之地形相敵情觀其角之而不足有餘之處角量也角量彼我車馬之數則長短可知

又曰兵者詭道詭詐為道以故校之以五計而索其情一曰度二曰量三曰數四曰稱五曰勝勝敗之數用兵之法當以此五事稱量敵之情地生度因地形度生量量生數知其遠近廣稱量敵與稱生勝勢稱量人之故知其數量數生稱已孰愈稱生勝勢稱量人之故知其數量數生稱敗兵若以銖稱鎰輕不能相舉重也勝者之戰人也若決積水於千仞之谿者形也勢疾也

左傳曰吳子入越越子以甲楯五千保于會稽請行成伍貞曰不可臣聞務德莫如滋去疾莫如盡違天而長讎雖悔之不可矣王不聽退而告人曰二十年之外吳其為沼乎

又曰吳師在陳楚大夫皆懼子西曰二三子恤不相睦無患矣矣昔闔廬食不貳味居不重席勤恤其民而與之勞逸今聞夫差次有臺榭陂池焉宿有妃嬪嬪御焉視民如讎而用之日新夫差先自敗也已安能敗我者也

又曰楚子伐鄭晉師救之楚子北師次于鄆鄆鄭北地也晉師濟河楚子欲還伍參言於楚子曰晉之從政者新未能行令其佐先穀剛復不仁未肯用命其三帥者專行不獲欲專其所不得聽而無上眾誰適從此行也晉師必敗楚攻乘轅而北之次于營以待之晉師在敖鄆之間敖五勞反鄆許各反



晉魏錡求公族未得欲為公而怒欲敗晉師請致師不許請使許之使所吏反遂往請戰而還請命而往郟克曰二憾往矣弗備必敗隨會曰若二子怒楚楚人乘我喪師無日矣乘猶不如備之楚之無惡除備而盟何損於好若以惡來有備不敗且雖諸侯相見軍衛不徹警也先穀不可不肯設備隨會使鞏朔韓穿帥七覆于敖前帥將也覆為故上軍不敗而中軍下軍皆敗績

又曰吳師伐楚州來楚救之吳人禦諸鍾離楚將子瑕卒楚師燔吳楚之間謂火滅為燔軍之重主喪吳將公子光日諸侯從於楚者衆而皆小國也畏楚而不獲已是以來吾聞之作事威尅其愛雖小必濟尅勝也軍胡沈之君幼而狂性無常也陳大夫鬻壯而頑頓與許蔡疾楚政大將死其

師燔遠越為帥帥賤多寵政令不壹越非正卿也軍多寵七國同役而不同心七國楚頓胡帥賤而不能整無大威命楚可敗也先分師以犯胡沉與陳必先奔諸侯之師乃搖心矣諸侯乖亂楚必大奔請先者去備薄威示之以不後者斂陳整旅厚吳子從之戰于雞父音吳子以罪人三千先犯胡沈與陳囚徒不習戰三國爭之吳為三軍以繫於其後中軍從王光帥右軍掩餘帥左軍吳之罪人或奔或止三國亂吳師擊之敗獲胡沈之君及陳大夫舍胡沉之囚使奔許與蔡頓曰吾君死矣師謀而從之三國奔國頓許蔡楚師大奔也

又曰晉侯將伐虢大夫士蔿曰不可虢公驕若驟得勝於我弃其民弃民不養之無衆而後伐之欲禦我誰與夫禮樂慈愛戰所蓄也夫民讓事樂和愛親哀喪而後可使也上之使民



以義讓哀樂為本言不可以力强號弗蓄也亟戰將飢言號不蓄義後終為晉所滅

又曰秦伯伐晉晉將趙盾禦之上軍佐史駢曰秦不能久

請深壘固軍以待之秦人欲戰秦伯謂士會曰若何而戰

晉上會對曰趙氏新出其屬曰史駢必實為此謀將以老

我師也史駢趙盾屬大趙有側室曰穿晉君之嬖也側室

有寵而弱不在軍事弱年少又未嘗好勇而狂且惡史駢

之佐上軍也若使輕者肆焉其可也肆暫往秦軍掩晉上

軍趙穿追之不及上軍不動趙返怒曰裏糧坐甲固敵是

求敵至不擊將何俟軍吏曰將有待也待可擊之穿曰我不知

謀將獨出乃以其屬出趙盾曰秦獲穿也獲一卿矣晉自

位從秦以勝歸我何以報乃皆出戰交綏而退司馬法曰

從綏不及逐奔不遠則難誘從綏不及則難陷然則古名

退軍為綏秦晉亦未能堅戰短兵未致爭而兩退故曰交

也綏

又曰晉師伐楚四月甲午晦楚晨壓晉軍而陣晉大夫郟

至曰楚有六間古莧其二卿相惡子重王卒以舊罷老鄭

陣而不整不整蠻軍而不陣蠻夷從楚不違晦晦月終

也故兵家在陣而囂合而加囂陣合巨靖合顧其後

莫有關心舊不必良以犯天忌我必克之終敗楚于陽陵

史記曰龐涓追孫臏臏量其行暮當至馬陵道狹而旁多

阻險可伏兵乃斫大樹白而書之曰龐涓死此下於是令

齊軍善射者萬弩夾道而伏期日見火起舉而俱發龐涓

夜至斫樹下見白書乃鑽火燭之讀書未畢齊軍萬弩俱

發魏軍大亂龐涓自知智窮兵敗乃自刎曰遂成豎子之

名

又曰漢王在漢中拜韓信為大將信因問王曰今東嚮爭



權天下豈非項王耶漢王曰然曰大王自料勇悍仁彊孰與項王漢王默然良久曰不如也信再拜賀曰惟信亦為大王不如也然臣嘗事之請言項王之為人也項王嗜噉叱咤千人皆廢暗音陰噉烏路切叱尺粟切噉陟詡切然不能任屬賢將此特匹夫之勇耳項王見人恭敬慈愛言語姁姁人有疾病涕泣分食飲至使人有功當封爵者刻印元切五忍不能與此所謂婦人之仁也項王雖霸天下而臣諸侯不居關中而都彭城背義帝之約而以親愛王諸侯不平諸侯之見項王遷逐義帝置江南亦皆歸逐其主而自王善地項王所過無不殘滅者天下多怨百姓不親附特劫於威彊耳名雖為霸實失天下心故曰其彊易弱今大王誠能返其道任天下武勇何所不誅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所不服以義兵從思東歸之士何所不尅且三秦王為秦將將

秦子弟數歲矣所殺亡不可勝計又欺其眾降諸侯至新安項王詐坑秦降卒二十餘萬唯獨邯欣驍得脫章邯司馬欣董秦父兄怨此三人痛入骨髓今楚彊以威王此三人秦民莫愛也大王之入武關秋毫無所害除秦苛法與秦約法三章耳秦民無不欲得大王王秦者於諸侯之約大王當王關中關中人咸知大王失職入漢中秦人無不恨者今大王舉而東三秦可傳檄而定也於是漢王大喜自以為得信晚遂聽信計定秦滅楚

又曰項籍圍漢王於滎陽城以之漢王患之請割滎陽以西以和項王不聽漢王謂陳平曰天下紛紛何時定乎陳平曰然項王為人恭敬愛人土之廉節好禮者多歸之至於行賞功爵邑重之言愛惜之士亦以此不附今大王慢而少禮士廉節者不來然大王能饒人以爵邑士之頑鈍嗜利



無恥者亦多歸漢王誠各去其兩短襲其兩長天下指麾可定矣

又曰漢王與項籍約中分天下漢王欲西歸張良陳平說曰漢有天下太半而諸侯皆附之楚兵疲食盡此天亡之時也可因其飢而遂取之今釋不取所謂養虎自遺患也從之終滅羽

漢書曰陳王拜項梁為楚上柱國梁自號武信君乃使宋義於齊道遇齊使者高陵君顯張晏曰顯名高陵縣名也曰公將見武信君乎曰然義曰臣論武信君軍必敗公徐行則免疾行及禍章邯夜銜枚擊楚大破之定陶梁死宋義所遇齊使者高陵君顯見楚懷王曰宋義論武信君必敗數日果破未戰先見敗徵此可謂知兵矣召宋義與計事而悅之因以為上將

又曰西域都護為烏孫兵所圍上召陳湯問之湯曰烏孫瓦合不能久攻詘指計其日不出五日當有吉語聞果四日軍書言已解

又曰黥布反帝召薛公問對曰使布出於上計東取吳西取楚并齊取魯傳檄燕趙固守其所山東非漢之有也出中計東取吳西取楚并韓取魏據敖倉之粟塞成臯之口勝敗之數未可知也出下計東取吳西取下蔡歸重於越身歸長沙陛下高枕而卧漢無事矣上曰是計將安出對曰必出下計布故酈山之徒也酈音離自致萬乘之主此皆為身不顧後為百姓萬代慮也故曰出下計上自將東擊布布之初反謂其將曰上老矣厭兵必不能來使諸將獨患淮陰彭越今皆已死餘不足畏也故遂反果如薛公籌之東擊荆荆王劉賈敗死時賈都漢徒也漢終破布



通典曰後漢末曹公擊馬超始賊每一部到公輒有喜色賊破之後諸將問故公荅曰關中長遠若賊各依險阻征之不一二年不可定也今皆來集其衆雖多莫相歸服軍無適主一舉可滅爲功差易吾是以喜

又曰後漢末青州黃巾衆百餘萬人起兗州界刺史劉岱欲擊之鮑信諫曰今賊衆百萬百姓皆震恐士卒無鬪志不可敵也觀賊衆羣輩相隨軍無輜重唯以抄掠爲資今不若蓄士衆之力先爲固守使彼欲戰不得攻則不能其勢必離散然後選精銳據其要害擊之可破也岱不從遂與戰果爲所殺劉岱爲之而敗

又曰後漢末荀攸從曹公征張繡攸言曰繡與劉表相待爲強然繡以遊軍仰食表不能供也勢必離不如緩軍以待之可誘而致也不從表果救之軍不利曹公謂攸曰不

用君言至是曹公違之而敗

又曰後漢末張遼屯長社軍中有謀反者夜驚亂起火一軍盡擾遼謂左右勿動是不一營盡反必有造變者欲以動亂人耳乃令軍中不反者安陣遼將親兵數十人中陣而立有頃定即得首謀者殺之張遼審計立擒賊首亦同料敵之義

又曰後漢末曹公征荊州劉琮降得其水軍及步軍遂遺書孫權云今將水軍十八萬與將軍會獵於長州之苑將士聞之恐權延見羣下問計咸曰曹操託名漢相挾天子以征四方動以朝廷爲辭今日拒之事更不順且將軍大勢可以距操者長江也劉表理水軍蒙矐闔艦千數操悉俘以泂江兼有步兵水陸俱下此則上江之險與我共之矣而勢力寡衆又不可論愚謂大計不如迎之權將周瑜曰操雖名漢相其實漢賊將軍神武雄才兼杖父兄遺烈



據有江東地方千里兵精足用英豪樂業尚當橫行天下  
爲漢家除殘去穢况操自送死豈可迎之耶請爲將軍籌  
之使北土已安操無內憂能曠日持久來爭疆場又能與  
我較勝負於舡楫可也今北土既未安而加以馬超韓遂  
在關西爲操後患且捨鞍馬杖舟楫與吳越爭衡本非中  
國所長又今盛寒馬無藁草驅中國土衆遠涉江湖不曾  
習水土必生疾病此數四者用兵之患也而操皆冒行之  
瑜得請精兵三萬人徑進夏口保爲將軍破之權曰老賊  
欲廢漢自立久矣但忌二表呂布劉表與孤耳今諸英雄  
已滅唯孤尚存孤與老賊勢不兩立君言當擊甚與孤合  
權拔刀斫前奏案曰諸將吏敢復言迎曹操者與此案同  
果有赤壁之捷焉  
又曰蜀大將諸葛亮悉衆十萬由斜谷出始平據武功五

丈原魏大將司馬宣王帥師拒之與亮對於渭南亮分兵  
屯田爲久駐之本耕者雜於渭濱而百姓安堵軍無私焉  
屢使交書復致巾幗婦人之飾以怒宣王王亦屢表請戰  
魏使衛尉辛毗持節勒懿及軍吏以下不許出戰姜維謂  
亮曰辛毗杖節而到賊不復出矣亮曰彼無戰心所以固  
請者示武於衆耳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苟能制吾豈干  
里請戰耶宣王使二千餘人就軍營東西角大聲稱萬歲  
亮使問之荅曰吳朝有使至請降亮謂曰計吳朝必無降  
法卿是六十老翁何煩詭誑如此懿與亮相持百餘日亮  
卒於軍中及軍退懿追焉亮長史楊儀結陣反旗鳴鼓若  
將向懿者懿遽退不敢逼經二日乃行其營壘曰天下奇  
才也懿乃追之儀多布鐵蒺藜懿使軍士二千人著軟材  
平底木履前行蒺藜悉着履然後馬步徑進追至赤岸方



知審問百姓爲之諺曰死諸葛走生仲達懿笑曰吾便料  
 生不便料死故也孔明料吳下降明也  
 吳志曰魏使大司馬曹仁步騎數萬向濡須僞欲東攻羨  
 溪朱桓分兵赴羨溪仁軍進拒濡須桓聞追羨溪兵兵未  
 到而仁奄至諸將各懼桓喻之曰凡兩軍交對勝負在將  
 不在衆寡兵法所以稱客倍而主人半者謂俱在平原無  
 城池之守又謂士衆勇怯齊等故耳今仁既非智勇又久  
 涉人馬罷困桓與諸軍共據高城南臨大江北陪山陵以  
 逸待勞以主制客此百戰百勝之勢雖曹不自來尚不足  
 憂況仁等耶桓因偃旗鼓外示虛弱以誘仁仁果遣其子  
 太攻濡須分遣將軍常雕王雙等乘油船襲中州桓自拒  
 太太燒營退梟雕首生虜雙送武昌臨陣斬及溺死者千  
 餘人

十六國春秋曰前趙劉曜敗石勒將石季龍于高候今絳州  
界也遂圍洛陽勒將親救程遐等固諫曰劉曜乘勝兵盛  
 難與爭鋒金墉糧豐攻之未可卒拔曜軍千里勢不支久  
 不可親動動無萬全大業去矣勒大怒按劍叱遐等出召  
 徐光而謂之曰劉曜乘高候之勢圍守洛陽庸人之情皆  
 謂其鋒不可當也然曜帶甲十萬攻一城而百日不尅師  
 老卒殆以我初銳擊之可一戰而擒若洛陽不守曜必送  
 死冀州自河以北席卷北向吾事去矣程遐等不欲吾親  
 行卿以爲何如光對曰劉曜乘高候之勢不能進臨襄國  
 更攻金墉此其無能爲也懸軍三時無攻戰之利若鸞旗  
 親駕必觀旌奔敗定天下之計在今一舉勒笑日光之言  
 是也使內外戒嚴有諫者斬命石堪石聰桃豹等各統見  
 衆會滎陽使石季龍進據石門以左衛石邃都督中軍事



勒統步騎四萬赴金墉勒謂徐光曜盛兵城臯閉上計也  
阻洛水其次也坐守洛陽者成擒也勒諸軍全城臯勒見  
曜無守軍大悅乃卷甲銜枚詭道兼路出于鞏訾之間知  
曜陳其軍十餘萬人于城西弥悅勒入自宣傷門昇故太  
極前殿季龍步卒三萬自城北而西攻其軍石堪石聰等  
各以精兵騎八千城西而北擊其前鋒大戰於西陽門勒  
窮貫甲冑出自閭闔夾擊之曜軍大潰於陣擒曜以徇于  
軍也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九十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九十一

兵部二十二

料敵下

宋書曰晉義熙五年二月僞燕主慕容超大掠淮北三月  
帝抗表北伐以丹陽尹孟昶監中軍留府事乃浮淮入泗  
五月至下邳留船步軍進琅琊所過築城留守超大將公  
孫五樓請斷大峴堅壁清野以待超不從初謀是役議者  
以爲賊若嚴守大峴軍無所資何能自返帝曰不然鮮卑  
性貪略不及遠旣幸其勝且愛其穀必將引我且亦輕戰  
師一入峴吾何患焉及入峴帝舉手指天曰事濟矣衆問  
其故帝曰師旣過險士有必死之志餘糧栖畝軍無匱乏  
之憂勝可必矣

通典曰陳將吳明徹進逼壽陽北齊將王琳拒守又遣大



將皮景和率兵數十萬來援去壽春三十里頓軍不進諸將咸曰堅城未拔大援在近不審公計將安出明徹曰兵貴在速而彼結營不進自挫其鋒吾知其不敢戰明矣於是躬擐甲胄疾攻一鼓而尅壽陽

又曰西魏遣將于謹討梁元帝於江陵長孫儉問謹曰爲蕭繹之計將欲如何謹曰耀兵漢沔席卷度江直據丹陽是其上策移郭內居民退保子城峻其陴堞以待援至是其中策若難於移動據守羅郭是其下策儉曰揣繹定出何策謹曰必用其下策儉曰彼奔上而用下何也對曰蕭氏保據江南綿歷數紀屬中原多故未遑外略又以我有齊氏之患必謂力不能分且繹懦而無謀多疑少斷人難慮始皆戀邑居旣惡遷移當保羅郭所以用下策也謹乃令中山公護及楊忠等率精騎先據江津斷其走路梁人

堅木柵於外城廣輪六十里尋而謹至悉衆圍之梁主屢遣兵於城南出戰輒爲謹所破旬六日外城自陷梁主退保子城翌日率其太子以下面縛出降尋殺之

又曰後魏末原州民豆盧狼害都督大野樹兒等據州城反州人李賢乃招集豪傑謀曰賊起倉卒便誅二將其勢雖盛其志已驕然其政令莫施唯以殘剝爲業夫以羈旅之賊而馭烏合之衆勢自離解今若從中擊之賊必喪膽如吾計者指日取之衆皆從賢乃率敢死士三百人分爲兩道乘夜鼓譟而出羣賊大驚一戰而敗狼遁走追斬之後魏書曰李順使涼州還世祖問蒙遜政教得失順曰蒙遜專威河右三十許年雖不能貽厥將來猶足以終其一世但前歲表許十月送曇無讖及臣往迎便乖本意不忠不信於是而甚以臣觀之不復周矣世祖曰若如卿言則



效在不遠其子必復世襲之後又問曰早晚當滅順曰臣  
略見其子並非俊才能保一隅如燉煌太守牧犍器性粗  
立若繼蒙遜者必此人也然比之於父僉謂不遠殆天所  
用資聖明也既而蒙遜死問至世祖謂順曰卿言蒙遜死  
今則驗矣又言牧犍立何其妙哉朕克涼州知當不遠於  
是賜綰千疋廐馬一疋進號安西將軍寵待弥厚  
唐書曰武德初劉武周據太原使其將宋金剛屯於河東  
太宗往征之謂諸將曰金剛懸軍千里深入吾地精兵驍  
將皆在於武周自據太原專倚金剛以爲捍蔽金剛雖衆  
內實空虛虜掠爲資意在速戰我堅營蓄銳以挫其鋒分  
兵汾隰衝其心腹彼糧盡計窮自當遁走當待此機未宜  
速戰於是遣劉弘等絕其糧道其衆遂餒金剛果遁  
又曰武德中李靖隨河間王孝恭討蕭銑師至于清江尅

銑荆門遣其將乘勝入北江銑悉兵以拒之孝恭將戰李  
靖止之曰楚之輕銳難與爭鋒今新失荆門盡兵出戰此  
救敗之師也非其本圖勢不能久一日不戰賊必兩分留  
輕兵以抗我退羸師以自守此卽勢虧力弱擊之必捷孝  
恭不從遣靖按營自以銳師水戰孝恭果敗于南岸  
又曰隋末王世充殺其主越王侗自僭僞號太宗率師討  
之世充求援于河北竇建德將全軍赴之諸將以二賊合  
勢衆寡不敵宜退舍以避之行臺郎中薛收獨進計曰王  
世充據有東都府庫墳積其下兵士皆是江淮精銳其所  
患者在於乏食耳是以爲我所持求戰不可建德親搃軍  
旅來拒我師亦當盡彼驍雄期於奮決若縱其至此兩寇  
相連轉河北之糧以相資給則伊洛之間戰鬪不已今宜  
分兵守營深其溝防卽世充欲戰慎勿出大王親選猛銳



先據成臯之險訓兵坐甲以待其至彼以疲弊之師當我堂堂之勢一戰必克建德既破則世充自下不過兩旬夏鄭二主可面縛於麾下矣若退兵自守計之下也秦王喜曰合吾意是日出師據虎牢卒擒建德

又曰隋煬帝爲突厥所圍郡縣皆發赴援時太宗年未弱冠召募從軍隸屯衛將軍雲定興師將發太宗勸之多賚旗鼓設疑兵以威突厥定興初不納太宗謂之曰始畢掃其境內敢圍天子本疑國家倉卒無援忽見旗鼓之感必謂救兵雲集今者師進可前後相次令數十里間連亘不絕晝則旗幟相續夜則鉦鼓相應以張形勢賊見必懼望塵而退此計之上也不然則爲所輕悉軍來戰公必不支矣定興悅而從焉將次崞縣突厥候騎馳告始畢曰兵大至遂解圍而退果如所籌

又曰太宗遣李靖經略突厥以張公謹副公謹因言突厥可取之狀曰頡利縱慾肆情窮凶極暴誅害良善昵近小人此卽主昏於上其可取一也又其別部同羅僕骨迴紇延陀之類並自立君長將圖反噬此則衆叛於下其可取二也頡利被疑輕騎自免拓設出討疋馬不歸欲谷喪師立足無地則兵挫將敗其可取三也塞北霜早糗糧乏絕天降之災因以饑饉其可取四也頡利踈其突厥委諸胡人胡人翻覆是其常性大軍一臨內必生變其可取五也華人入北其類實多比聞自相嘯聚保據山險師出塞垣自然有應其可取六也太宗深納之及破定襄敗頡利頗預謀略進爵爲國公

又曰元和十年王師討淮西鎮州節度使王承宗淄青節度李師道謀撓王師遣刺客於京城煞宰相武元衡憲宗



怒命御史中丞裴度爲宰相專主兵機以誅三盜時淮西  
鍾異兩道用軍度支儲運供餉不暇復又諸軍玩寇陰與  
賊通異朝廷力竭卽行赦雪議者患之宰相韋貫之奏曰  
陛下豈不知建中之事乎天下兵始於蔡急魏應齊趙同  
惡德宗率天下兵令馬燧李抱真急擊之物力旣屈朱泚  
乘閒爲亂朱滔南向指關致使梁漢爲府奉天有行皆陛  
下親所聞見非他也不能忍待次第速於滅賊故也陛下  
獨不能寬歲月之計俟拔蔡而圍鎮耶上深然之而已下  
詔矣後擒元濟而承宗服果如貫之所籌

漢晉春秋曰亮圍祁山招鮮卑軻比能等至故北地石城  
以應亮於是魏大司馬曹眞有疾司馬宣王自荊州入朝  
魏明帝曰西方事重非君莫可付者乃使西屯長安都督  
張郃費曜戴陵郭淮等宣王使曜陵留精兵四千于上邽

餘悉出西救祁山郃欲分兵駐雍宣王曰料前軍獨能當  
之者將軍言是也不能當而分爲前後此楚之三軍所以  
黥布擒也遂進亮分兵留攻自逆宣王于上邽郭淮費曜  
邀亮亮破之因大焚其麥宣王遇於上邽之東斂兵依嶮  
軍不得交亮引兵而還宣王尋亮至於鹵城張郃曰彼遠  
來逆我請戰不得謂我利在不戰欲以長計制之也且祁  
山大軍以近人情自固可止屯於此分爲奇兵亦出其後  
不宜進前而不敢逼坐失民望也今亮懸軍食少亦行去  
矣宣王不從固尋亮旣至又登山掘營不肯戰賈詡魏平  
數請救且曰公畏蜀如畏虎奈天下笑何宣王病之諸將  
咸請戰五月辛巳乃使張郃攻無當監何平於南圍自案  
中道向亮亮使魏延高翔吳班赴距大破之獲甲首三千  
級鎧五千領宣王還保營



表希之漢表傳曰丞相亮出軍圍祁連山始以木牛運糧魏司馬宣于張郃救祁連山夏六月亮糧盡軍還至于青封木門郃追之亮駐軍削大樹皮題曰張郃死此樹下豫令兵夾道以數千強弩備之郃果自見千弩俱發射郃而死

韓子曰趙主父使李疵視中山可攻不報曰可攻也主父曰何故可攻對曰其見巖穴窮閭隘巷之士以十數亢禮下布衣之士以百數矣君曰是賢君也安可攻疵曰然矣好顯巖穴之士而朝之則戰士怠於行陣上尊者下居士而朝之則農夫惰於力田戰士怠於陣者兵弱也農夫惰於田者國貧也

衛公兵法曰凡與敵相逢持軍相守欲知彼筭將揣其謀則如之何對曰士馬驍雄示我以羸弱陣伍齊肅示我以不戰見小利佯爲不敢爭伏奇兵故誘以奔北內實嚴警外爲弛慢恣行閒諜託以忠告或執使以相忿或厚賂以相悅移師則減竈合營則偃旗智足以及謀勇足以及怒非得地而不舍非全軍而不侵以多擊少必取於晨朝以寡擊衆必候於日暮如此則兵多詭狀將有深圖理雖曲爲防慎不可入其規畫故傳曰見可則進知難而退軍之善政也但敵固無小蜂蠆有毒且鳥窮則喙獸窮猶觸者皆自衛其生命而求免於禍難也若困而不鬪乃智不逮於鳥獸其能將乎必須料敵制勝誠於小利然後可立大功矣或又問曰所謂料敵者何對曰凡料敵者料其彼我之形定乎得失之計始可兵出而決於勝負矣當料彼將吏孰與己和客主孰與己逸排甲孰與己堅器械孰與己利教練孰與己明地形孰與己險城池孰與己固騎畜孰



與己多糧儲孰與己廣工巧孰與己能秣飼孰與己豐資  
貨孰與己富以此揣而料之焉有不保其勝哉夫軍無小  
聽聽必審也戰無小利利必大也審聽之道詐亦受之實  
亦受之工亦受之拙亦受之其詐而似實亦受之其實而  
似詐亦受之但當明聽其實參會眾情徐思其驗鍛鍊而  
使不得逆詐自聰挫折愚人之詞又不得聽庸人之說稱  
敵寡弱輕侮衆心而不料其虛實又不得受敵人以小利  
餌我勇士輒掠財畜獲其首級將聞不斷而重賞之忽敵  
無備必爲所敗揣敵之術亦易知矣若辭怒而不戰者待  
其援也杖而立汲而先飲者倍程迫速渴之兼也夫欲行  
無窮之勢圖不測之利其事煩多略陳梗槩而已若遇小  
寇而有不可擊者爲其將智而謀深士勇而軍整鋒甲堅  
銳而地險騎畜肥逸而令行如此則士蓄必死之心將懷

擒敵之計此當固而待之未得輕而犯也如逢大敵而必  
可鬪也彼將愚昧而政令不行士馬雖多而衆心不一鋒  
甲雖廣而兵刃不堅居地無固而糧運不繼卒無決戰之  
志傍無軍馬之援此可襲而取之抑又聞之統戎行師攻  
城野戰當須料敵然後縱兵夫爲將能識此之機變知彼  
之物情亦何慮功不逮關不勝哉  
又曰敵有十五形可擊新集始至行未食雖已結陣不順  
逆風向後至敵後來不得奔走行陣失次用力不戒弱誘  
月建不勤勞倍道兼行人馬未息將離小吏素不威服長  
設備不勤衣甲馳路雖陣不整將離小吏素不威服長  
路趨戰不息候濟半渡不暇貪利求勝險路泥濘阻狹車  
難擾亂相戴橫不相對或坐或立驚怖  
救不定陣數移動師有十過勇而輕死暴貪而好利遺可仁  
而不可忍勞可知而心怯  
可憐潔而愛人侮可慢



而心緩可剛而自用誘懦志多疑可急而心速人。孫子曰軍旁有險阻蔣潢井生葭葦小林翳蒼者必謹覆索之此伏奸之所藏處也險者一高一下之地阻者多水地也蔣葦者衆草所聚也山林者衆木所居也翳蒼者可以屏籠蔽處也此以上相地形此以下察敵情也翳蒼草木之相蒙蔽可以藏敵近而靜者恃其險也敵遠而挑人者兵處反覆索之也欲人之進也其所處者居易利也所居利也言敵去我遠之其所處也衆樹動者來也斬拔樹木除衆草多障者疑也結草爲障欲使我度稠草中多障蔽者敵必逃去恐追及多作障蔽使人疑有伏也鳥起者伏也鳥起者伏也伏兵住藏觸獸駭者覆也敵廣陣張翼來覆塵高而銳者車來也車馬行疾速塵卑而廣者徒來也散而條達者薪採來也塵散行而條達少往來者營軍者也少塵辭卑而益備者進也視其來使辭卑使間辭強而進驅者退也詐也來馳驅無輕車先出居其側者陣也陣兵欲戰也輕車無所畏是欲退

約而請和者謀也未有要的而使來奔走而陣兵者期也自與偏半進半退者誘也倚仗而立者飢也倚仗者期也將期也汲役先飲者渴也向人見利而不進者勞也士疲勞也敵而不敢擊鳥集者虛也敵大作營壘示我衆而夜呼者恐也軍士夜喧爭將不勇相軍擾者將不重也無威旗動者亂也旗無備者恐懼也軍擾者將不重也無威旗動者無懸釜不及其舍者窮寇也穀馬食肉不復蓄積無懸釜類也諄諄翁翁徐言入者失衆也諄諄者語貌又不眞貌也上失卒之心少氣之意徐言入者與之言安數賞者窘也徐之貌此將失其衆也諄章論切翁許及切數賞者窘也也軍不索敵數行賞欲士卒數罰者困也令隨廢是困軍也先暴而後畏其衆者不精之至也先行卒暴於士卒而極也精之來委謝者欲休息也戰未相伏而下其意氣兵怒而相迎久而不合又不相去必謹察之備奇伏也此



又日凡敵有不卜而與戰有不占而避之疾風大寒早興  
冥選部冰濟度盛夏炎熱興役無閒行飢驅渴務取於遠  
師久無糧士衆怨怒妖祥疑惑上不能止軍資既竭時多  
霖注欲掠無所師衆不多地土不利人馬疾疫道遠日暮  
士卒勞倦飢未及食解甲而息將薄吏輕士卒不固三軍  
數驚師徒無助陣而未定舍而未畢行坂涉險半隱半出  
諸如此類擊而勿疑若土地廣大人衆富盛上愛其下惠  
施流布賞信刑察發止得時行陣居列任賢使能師徒習  
教兵甲精銳四隣有助大國之援凡如此類憚而避之故  
日見可而進知難而退也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九十一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九十二  
兵部二十三

用閒

孫子曰興師十萬出師千里百姓之費公家之奉日費千  
金內外騷動不得操事者七十萬家古者八家爲隣一家  
從軍七家奉之言十  
者凡七十萬家也主賢君勝將所以動而勝人成功出於衆者先知也先知  
者不可取於神鬼不可禱  
祈以求不可像於事不可類  
求不可驗於  
事度也不可以行  
事度也必取於人知敵之情也因  
人故用閒有  
五因閒內閒反閒死閒生閒五閒俱起莫知其道是謂神  
紀人君之寶也用時任  
五閒也因閒者因其鄉人而用之也因  
鄉人  
知敵表裏虛實之情故內閒者因其官人而用之者也因  
官人  
就而用之可使伺候內閒者因其官人而用之者也  
官失職者若刑戮之子孫與受罰反閒者因其敵閒而用  
之家也因其有隙就而用之也



之者也敵使間來視我知之因厚賂重許反使為我間  
 事前却期會使師相死間者為誑事於外令吾聞知之而  
 傳於敵也至敵中為敵所得必以誑事輸敵從而備之  
 吾所行不然則死矣又一云敵間來聞以我誑事而持  
 歸然皆非所圖也二間皆不能知幽隱深密故曰死間也  
 蕭世誠云所獲敵人及已軍士有重罪繫者故為免相勅  
 勿泄世誠云所獲敵人及已軍士有重罪繫者故為免相勅  
 必信焉往必死生間者反報者也擇已有賢才智謀能自  
 動靜知其事計彼所為已故三軍之親莫親於間若重不親  
 知其實還報故曰生間也賴其用事莫密於間密則事不  
 用泄吾情實也賞莫厚於間  
 非聖智不能用間非仁義不能使間人之用也非微密  
 者不能得間之實精微用意不泄漏微哉微哉無所不用間也  
 事未發而先聞其間者與所告者皆死凡軍之所欲擊欲  
 擊之城之所欲攻之攻人之所欲殺之殺之必先知其  
 守將左右謁者門者舍人之姓名守有官職任者謁告也

者也舍人守舍之人也又先知之為親舊有令吾聞必索  
 急即呼之則不見呵止亦因以知敵之情舍居止也令  
 知之敵間之來間我者因而利之導而舍之吾人遺以重  
 利復導而舍止故反間可得而用也故能取敵因是而知  
 之故鄉間內間可得而使也因反敵間而知敵情鄉因是  
 而知之故死間為誑事可使告敵因是可得而攻也因誑  
 知敵情生間往反可使因是而知之故生間可使如期五  
 間之事主必知之人主當知五間之知之必在於反間故  
 反間不可不厚也反問者五間之本事之殷之興也伊摯  
 在夏伊周之興也呂牙在殷望故唯明主賢將能以上智  
 為間者必成大功此兵之要三軍所恃而動者也已上注  
 左傳曰楚師伐宋九月不服將去宋楚大夫申叔時曰築  
 室反耕者宋必聽命楚子從之築室於宋分兵於田宋人  
 懼使華元夜入楚師登子反之牀起之日寡君使元以病



告兵法因其鄉人而用之必先知其守將左右謁者門者舍人之姓名因而利導之華元蓋用此術得以自通  
 日敵邑易子而食折骸而爨雖然城下之盟有以國敵不能從也寧以國敵不去我三十里唯命是聽子反懼與之  
 盟而告楚子退三十里宋及楚平華元若不因間若不用謀无由得入楚軍也  
 又日楚師伐鄭鄭人將奔楚師夜遁謀告日楚幕有烏乃止

禮記日晉人之規宋者反報於晉侯日陽門之介夫死而子罕哭之哀而民說殆不可伐也從之

戰國策日鄭武公欲伐胡先以其子妻胡因問群臣日吾欲用兵誰可伐者大夫關其思日胡可伐武公怒而戮之日胡兄弟之國子言伐之何也胡君聞之以鄭為親亡而不備鄭鄭襲胡取之此用死間之勢

又日燕昭王以樂毅為將破齊七十餘城及惠王立與毅

有隙齊將田單乃縱反間於燕宣言日齊王已死城不拔者二耳樂毅畏誅而不敢歸以伐齊為名實欲連兵南面王齊齊人未附故且攻即墨以待其事齊人所懼唯恐他將之來緩即墨殘矣燕王以為然使騎劫代毅燕人士卒離心單又縱反間日吾懼燕人掘吾城外冢墓僂先人燕軍從之即墨人激怒請戰大敗燕師所亡七十餘城悉復之僂與戮同

又日秦師圍趙闕與音餘趙將趙奢救之去趙國都三十里不進秦閒來奢善食遣之音食音閒以報秦將以為奢師怯弱而止不行奢即隨而卷甲趨秦師擊破之斯則反用彼間

又日秦與趙兵相拒長平趙孝成王使廉頗為將固壁不戰秦數挑戰廉頗不出秦之間言日秦之所患獨畏馬服趙奢之子為將耳趙王信秦之間因以奢子為將終為秦



將白起所敗

史記曰楚漢相持未決勝負陳平言於漢王曰彼項王有骨鯁之臣以亞父范增鍾離昧龍且周殷之屬味音殊且子間切不過數人耳大王誠能出指數萬斤金行反間其君臣以疑其心項王為人意忌信讒必內相誅漢因舉兵攻之破楚必矣漢王然之乃出黃金四萬斤與平恣所為不問出入平既多以金縱反間於楚軍宣言諸將鍾離昧等為項王將功多矣然終不得裂地而王欲與漢為一以滅項氏分王其地項王果疑之使使至漢漢王為太牢具舉進見楚使舉鼎俎而來也即佯驚曰吾以為亞父使乃項王使也復持去更以惡草具進楚使去肉更草榮之具使歸具以報項王項王果大疑亞父亞父欲急擊下滎陽城項王不信不肯聽亞父問項王疑之乃大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為之

願賜骸骨歸歸未至彭城疽發背而死疽癰創也漢遣紀音千餘切

信詐降而漢王宵遁終滅項羽羽不悟反間而亡也

又曰漢使酈食其說齊王田廣廣捨兵與酈生縱酒漢將

韓信因齊無備襲齊破之田廣烹食其此偶成韓信用死間之勢

又曰漢高帝被匈奴單于冒頓圍於白登乃使閒厚遺闕

氏乃謂冒頓曰兩主不相困今得漢地而單于終非能居

之也且漢王亦有神單于察之冒頓乃解圍之一角於是

高帝令士皆持滿傳矢外鄉從解角直出竟與大軍合而

冒頓遂引兵而去

又曰高祖紀曰上問豨將皆故賈人也上曰吾知所以與

之乃以金啗豨將豨將多降者也陳豨也

後漢書曰西域將兵長史班超發于闐諸國兵擊莎車龜

茲國揚言兵少不敵罷散乃陰緩生口歸以告龜茲王喜



而不虞超即潛勒兵馳莎車營大破降之斯亦同死

晉書曰益州牧羅尚遣將隗伯攻蜀賊李雄於郫城牙有

勝負雄乃募武都人朴泰鞭之見血使譎羅尚欲為內應

以火為期尚信之悉出精兵遣隗伯等率兵從泰擊雄雄

將李驤於道設伏泰以長梯倚城而舉火伯軍見火起皆

爭緣梯泰又以繩汲上尚軍百餘人皆斬之雄因放兵內

外擊之大破尚軍此用內

又曰劉曜逼長安復圍北城太守麴昌遣使求救於麴允

允率步騎赴之去城數十里賊繞城放火煙塵蔽天縱反

間詐允曰郡城已陷焚燒向盡軍無及矣允信之衆懼而

潰後數日麴昌突圍赴長安北城遂陷

崔鴻十六國春秋曰後涼呂光將呂延伐乞伏乾歸大敗

之乾歸乃縱反間稱衆潰東奔成紀延信而追之延司馬

耿雉曰告者視高而色動必有姦計不可從相遇戰敗死

之後魏書曰陸俟擊吳於杏城大破之獲吳二叔諸將請送

京師俟獨不許曰吳一身藏竄非其親信誰能獲之若停

十萬之衆以追一人非上策也不如私許吳叔免其妻子

使自追吳擒之必也諸將咸曰今來討賊既破之獲其二

叔唯走一人何所復至俟曰吳之悖逆本自天性今若獲

免必誑惑愚人稱王者不死妄相扇動為患必大遂遣吳

二叔與之期吳叔不至諸將皆咎於俟俟曰比未得其便

可必不背他日果斬吳以至皆如所言俟之明略皆此類

也

通典曰東魏將段琛據宜陽遣將牛道恒扇誘邊人西魏

將韋孝寬拒之遣謀人訪獲道恒手跡令善書者偽作道



恒與孝寬書論歸款之意又為落燼燒迹若火下書者還  
令謀人遺之於琛營琛得書果疑之道恒所經略皆不見  
用孝寬知其離沮因出奇兵掩襲擒道恒及琛等崑澗遂  
清

又曰東魏大將齊神武率兵趣沙苑西魏大將周文帝遣  
將達奚武覘之武從三騎皆衣敵人衣服至日暮去營數  
百步下馬潛聽得其軍號因上馬歷營若警夜者有不如  
法者往往撻之具知敵之情狀以告周文

又曰高齊斛律光字明月為當時名將後周將韋孝寬守

玉壁

今絳郡稷山縣

忌光英勇孝寬參軍曲嚴頗知卜筮謂孝寬

曰來年齊朝必大相殺戮孝寬因令嚴作謠言令閒諜漏  
其文於鄴曰百升飛上天明月照長安又曰高山不推自  
崩榭樹不扶自墜祖珽因續之曰盲老公上下斧饒舌老

母不得語令小兒歌之於路穆提婆聞之以告其母陸令  
萱令萱以饒舌斥己也陸令萱即盲老公請祖珽也遂相  
與協謀以謠言啓後主誅光周武帝聞之遂大赦境內始  
有滅齊之志竟平其國

唐書曰黃州摠管周法明率兵擊輔公柝遇張善安阻兵

夏口法明屯荊口鎮登戰艦與所親飲酒善安遣刺客數

人詐為漁者乘輕舟而至見者不以為虞遂殺法明而去

又曰衛國公李靖伐突厥頡利可汗以唐儉先在突厥結

和親突厥遂不備靖因掩擊破之亦以唐儉為死間之勢

衛公兵法曰夫戰之取勝此豈求之於天地在乎因人以

成之歷觀古人之用閒其妙非一也即有閒其君者有閒  
其親者有閒其賢者有閒其能者有閒其助者有閒其隣  
好者有閒其左右者有閒其縱橫者故子貢史廖陳軫蘇



秦張儀范雎等皆憑此術而成功也且閒之道有五焉有因其邑人使潛伺察而致詞焉有因其事故洩虛假令告示焉有因敵之使矯使其事而返之焉有審擇賢能覘彼向背虛實而歸說之焉有佯緩罪戾微漏我偽情浮計死亡報之焉凡此五閒皆須隱秘重之以賞密始可行焉若敵有寵嬖任以腹心者我當使閒遺其珍玩恣其所欲順而傍誘之敵有重臣失勢不滿其志者我則陷以厚利詭相親附探其情實而致之敵有親貴左右多詞誇誕好論利害者我則使閒曲情尊奉厚遺珍寶揣其所閒而返閒之敵若使聘於我我則稽留其使令人與之共處矯致殷勤僞相親暱朝夕慰諭倍供珍味觀其辭色而察之仍且暮令使獨與己伴居我遣聰耳者潛於複壁中聽所閒使既遲違恐彼惟責必是竊論心事我知事計遣而用之且

夫用閒以閒人人亦用閒以閒己己以密往人以密來理須獨察於心參會於事則不失矣若敵使人來欲候我虛實察我動靜覘知事計而行其閒者我當佯爲不覺舍而厚利善飯之微以我僞言誑事示以前却期會卽我之所須爲彼之失者因其有閒而返閒之彼若將我虛而以爲實卽我承其弊而得其志矣夫水所以濟舟舟亦因水覆沒閒所以能成功亦憑閒而傾敗若東駿事主當朝正色忠以盡節言以竭誠不詭伏以自容不權宜以爲利雖有善閒其可用乎







通典曰曹公進軍攻表尚將審配於鄴先鑿塹圍城周迴四十里初令淺示若可越審配遙見笑而不出爭利曹公令一夜濬之廣深二丈決漳水以灌之數月城中餓死過半尚將馬延臨陣降遂尅鄴城  
又曰魏將司馬宣王征公孫文懿賊保襄平宣王進軍圍之會霖潦大水平地數尺三軍恐懼欲移營宣王令軍中敢有言徙者斬都督令史張靜犯令斬之軍中乃定賊恃水樵牧自若諸將欲取之皆不聽司馬陳珪曰昔攻上庸八部並進晝夜不息故能一旬之半拔堅城斬孟達今者遠來而更安緩愚竊惑焉宣王曰孟達衆少而食支一年吾將士四倍於達而糧不淹一月以一月圖一年安可不速今賊衆我寡賊飢我飽水雨乃爾功力不設雖當促之欲何所爲自發京師不憂戰攻但恐賊糧垂盡而圍落未

合掠其牛馬抄其樵採此故驅使走也夫兵者詭道善因事變賊憑衆恃兩故雖飢困未肯束手當示無能安之若取小利以驚之非計也旣而雨止遂合圍起土山地道楯櫓鉤撞發矢石雨下晝夜攻而拔之  
又曰萬俟醜奴稱亂關右魏將賀拔岳討之軍於汧渭之間宣告遠近曰今氣候漸熱非征討之時至秋涼更圖進取醜奴聞之遂以爲實分遣諸軍散營農於岐州之北百里細川因險立柵其千人以下爲柵者亦有數處且田且守岳知其勢分乃密嚴備晡時潛遣輕騎先行斷路於後諸軍盡發昧朝攻圍先進柵拔之請所俘執皆放之自餘柵悉降岳宣言徑趣涇州其刺史侯長貴亦以城降醜奴乃奔平亭而走

晉書安平獻王孚傳曰吳諸葛恪圍新城以孚督諸軍二



十萬禦之乎次壽春遣毋丘儉文欽等討之諸將欲速擊之孚曰夫攻者借人之力以為攻且當詐巧不可爭力也稽留月餘乃進軍吳師望風而退宋書曰臨川王道規曰兵法屈申有時不可苟進諸桓世居西楚群小皆為竭力桓振勇冠三軍難以爭勝且可頓兵養銳徐以計策縻之不憂不尅也

務速

孫子曰久則頓兵挫銳攻城則力屈頓弊久暴師則國用不足夫頓兵挫銳力屈貨殫則諸侯乘其弊而起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故兵聞拙速雖拙有速勝也未有工之久也夫久兵而國利者未之有也左傳先軫曰一日縱敵數世之患也又曰楚子伐隨隨少師謂隨侯曰必速戰不然將失楚師

又曰武城黑謂常曰吳用木也我用革也不可久也不如速戰速戰來會乘其未成魏志曰夏侯淵性果悍進軍疾速人歌曰夏侯淵三日五百六日一千晉書呂光載記曰光行至高昌聞堅寇晉光欲更須後命部將杜進曰節下任全方面赴機宜速何不了而留乎又曰杜預破吳衆議且侯來冬預曰兵威已振譬如破竹數節之後迎刃而解乃平之也崔鴻十六國春秋曰後秦姚萇與符登相持萇將荀曜據逆萬堡密引符登萇與登戰敗於馬頭原收衆復戰姚碩德謂諸將曰上慎於輕戰每欲以計取之今戰既失利而更逼賊者何也萇聞之而謂碩德曰登用兵遲緩不識虛實今輕兵直進逕據吾東必苟曜豎子與之連結也事久



變成其禍難測所以速戰者欲使豎子謀之未就好之未  
深散敗其事耳果大敗之  
又曰姚萇與苻登相持未解登將魏褐飛自稱大將軍衝  
天王率氏胡萬人攻萇將姚當於杏城萇將雷惡地叛應  
褐飛攻萇將姚漢得於李潤萇議將討之群臣咸曰陛下  
不憂六十里苻登乃憂六百里褐飛萇曰登非可卒殄吾  
城亦非登所能卒圖惡地多智非常人也南引褐飛東結  
董咸甘言美說以成姦謀若得杏城李潤惡地據之控制  
遠近相爲羽翼長安東北非復吾有於是潛軍赴之萇時  
衆不滿二千褐飛惡地衆至數萬氏胡赴之者首尾不絕  
萇每見一軍至輒有喜色群下怪而問之萇曰今同惡相  
濟皆來會集吾得乘勝席卷一舉而覆其巢穴東北無復  
餘也褐飛等以萇兵少盡衆來攻萇固壘不戰示之以弱

潛遣子崇率騎數百出其不意以乘其後褐飛兵擾亂萇  
遣將王超等率步騎擊之褐飛衆大潰斬褐飛惡地請降  
萇待之如初

通典曰後漢末荀攸從曹公征呂布至下邳布敗固守攻  
之不拔連戰士卒疲曹公欲還攸與郭嘉說公曰呂布勇  
而無謀今三戰皆北其銳氣衰三軍以氣爲主主衰則軍  
無奮意且布之謀主陳宮有智而遲今及布氣衰而未復  
官謀之未定進急攻之布可拔也乃引沂泗灌城城潰生  
擒布

又曰蜀將諸葛亮伐魏魏將司馬宣王郭淮等禦亮張郃  
勸宣王分軍住雍郃爲後鎮宣王曰料前軍能獨當之者  
將軍言是也若不能當而分爲前後此楚之三軍所以爲  
騁布擒也遂進軍隄音糜亮聞大軍且至乃自帥衆將芟



上邽之麥諸將皆懼宣王白亮慮多決少必安營自固然後芟麥吾得二日兼行足矣於是卷甲晨夜赴之亮覩塵而遁宣王曰吾倍道疲勞此曉兵者之所忌也亮不敢據渭水此易與耳進次漢陽與亮相遇宣王列陣以待之使將牛金輕騎餌之兵纔接而亮退也

又曰蜀將孟達之降魏也魏朝以達領新城太守假節達於是連吳固蜀潛圖中國謀洩將舉兵司馬宣王秉政恐達速發以書安之達得書猶與不決宣王乃潛軍進諸將皆言達與二賊交構宜審察而後動宣王曰達無信義此其相疑之時也當及其未定往決之乃倍道兼行八日到其城下吳蜀各遣其將救達宣王分諸將以拒之初達與諸葛亮書曰宛去洛八百里去吾千二百里聞吾舉事當表上天子比相返覆一月閒也則吾城已固諸軍足辨吾

所在深險司馬公不自來諸將來吾無患矣及兵到達又告亮曰吾舉事八日而兵至城下何其神速也上庸城三面阻水達於城外爲水柵以自固宣王度其水破其柵直造城下入道攻之旬有六日達甥劉賢將李輔等開門出降遂斬達

後魏書曰東魏荊州刺史辛纂據穰城西魏將楊忠從獨孤信討之纂迎戰敗退走信令忠爲前驅馳至其城北叱門者曰今大軍已至城中有應爾等求活何不避走聞者盡散忠乘而入彎弓大呼纂兵衛百餘人莫之敢禦遂斬纂以徇城中懾伏

唐書曰隋末高祖義兵發太原次靈石縣賈胡堡隋將宋老生率精兵二萬屯霍邑以拒之會久雨糧盡與長史裴寂及諸將議曰宋老生頓霍邑屈突通鎮河東二人同心



非造次可進欲還太原以圖後舉太宗曰本興大義以救蒼生當須先入咸陽號令天下今遇小敵便即班師將恐義從之徒一朝解體還守太原一城之地此爲賊耳何以自全高祖乃止太宗引師赴霍邑遂平老生也  
又曰武德中太宗征薛仁果其將宗羅侯來拒大破於淺水原因率左右二十餘騎追奔直趣折墪以乘之仁果列陣城下太宗據涇水以臨賊賊徒氣沮無敢進戰其騎將澤幹等數人臨陣來降請還取馬太宗縱遣之於是各乘良馬須臾並至仁果大懼嬰城自守太宗具知賊中虛實將夕大軍繼至四面合圍因縱辯士諭以禍福仁果遂開門降旣而諸將奉賀因問曰始大王野戰破賊其主尙保堅城王無攻具輕騎騰逐不待步兵徑薄城下咸疑不討而竟下之何也太宗曰此以權道迫之使其計不暇發以

故尅也羅侯恃往前之勝兼復養銳日久見吾不出意在相輕今喜吾出悉兵來戰吾雖破之擒殺蓋少若不急躡還走投城仁果收而撫之則便未可得矣且其兵衆皆隴西人一敗被追不及迴顧散歸隴外則折墪自虛我軍隨而迫之所以懼而降也此乃成筭諸君盡不見耶  
又曰武后初徐敬業舉兵於江都稱匡復皇家以盤屋尉魏思溫爲謀主問計於思溫對曰明公旣以太后幽繫少主志在於匡復兵貴拙速但宜早度淮北親率大衆直入東都山東將士知公有勤王之舉必以死從此則指日刻期天下必定敬業將從其策薛璋又說曰金陵之地王氣已見宜早應之兼有大江設險足可以自固請且攻取常潤等州以爲王霸之業然後率兵北上鼓行而前此則退有所歸進無不利實爲良筭也敬業以爲然乃自率兵四



千人南度以擊潤州思溫密謂杜求仁曰兵勢宜合不可  
分今勦業不知并力渡淮率山東之衆以取洛陽必是無  
能成事命也可知勦業尋亦悔之所以遂敗  
呂氏春秋曰凡兵欲急疾捷不可久處所以免起息舉  
疾雖有江河之險則陵之雖有太山之塞遂踰之  
衛公兵法曰用兵上神戰貴其速簡練士卒申明號令曉  
其目以麾幟習其耳以鼓金嚴賞罰以戒之重芻豢以養  
之浚溝塹以防之指山川以導之召才能以任之述奇正  
以教之如此則雖敵人有雷電之疾而我亦有所待也若  
兵無先備則不應卒卒不應則失於機失於機則後於事  
後於事則不制勝而軍覆矣故呂氏春秋云凡兵者欲急  
疾捷所以一決取勝不可久而用之矣或曰兵之情唯主  
速乘人之不及然敵將多謀戎卒輯睦令行禁止兵利甲

堅氣銳而嚴力全而勁豈可速而犯之耶答曰若此則當  
卷迹藏聲蓄盈待竭避其鋒勢與其持久安可犯之哉廉  
頗之拒白起守而不戰宣王之抗武侯抑而不進是也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九十三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九十四  
兵部二十五  
示弱 示強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九十四

兵部二十五

示弱 示強

孫子曰兵者詭道也無常形以詭詐為道若故能而示之

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言已實能用師外示之怯近而示之

遠遠而示之近欲進而理去道也言多疑設其近誰懼敵

陳舟臨晉而渡夏陽又曰古之善用兵者能使敵人前後不相及眾寡不相待

貴賤不相求上下不相扶卒離而不集兵合而不齊詐多設

也東見西攻南引北亂之使合於利而動暴之使離亂之

彼張惶離亂而不集聚也戰不合於利而止

左傳曰蔡聲子謂楚令尹屈建曰若敖之亂伯賁之子苗



賁皇奔晉以為謀主及鄢陵之役楚晨壓晉軍而陣苗賁  
 皇曰楚師之良在中軍王族而已若塞井夷竈成陣以當  
 之欒范易行以誘之欒書時將中軍范變佐之易行謂庸  
 兵易以鼓反中行二郤必克二穆郤錡時將上軍中行偃  
 三人分良以攻二穆之兵楚子吾乃四萃於王族必大敗  
 重子辛皆出穆王故曰二穆吾乃四萃於王族必大敗  
 之四萃四面晉人從之楚師大敗王夷師燔夷傷也吳楚  
 為釁子子反死之鄭叛吳興則苗賁皇之為也

戰國策曰趙將李牧常居代鴈門備匈奴以便宜置吏市  
 租皆輸入于幕府為士卒費日擊數牛饗士習騎射謹烽  
 火多閒諜厚遇戰士為約曰匈奴即入盜急入收保有敢  
 捕虜者斬匈奴每入烽火謹趨入收保不敢戰如是數歲  
 亦不亡失然匈奴謂牧為怯趙王讓牧牧如故王怒使人  
 代將歲餘匈奴每來出戰數不利復遣牧牧至如故約匈

奴數來無所得終以為怯邊士日得賞賜而不用皆願一  
 戰於是乃具選車得千三百乘選騎得萬三千疋百金之  
 士五萬人穀弓弩者十萬人悉勒習戰大縱畜牧人眾滿  
 野匈奴小入佯北不勝以數千人委之單于聞之大喜率  
 眾來入牧多為奇陣張左右翼擊大破之煞匈奴十餘萬  
 騎單于奔走十餘歲不敢近邊也

又曰韓魏相攻齊將田忌率兵伐魏魏將龐涓聞之去韓  
 而歸孫臏謂田忌曰彼三晉之兵素悍勇而輕齊齊號為  
 怯善戰者因其勢而利導之兵法百里而趨利者蹶上將  
 軍蹶猶也五十里走者半至使齊軍入魏地為十萬竈明日  
 為五萬竈又明日為二萬竈龐涓行三日大喜曰我故知  
 齊卒怯入吾地三日士卒亡者過半矣乃弃其步兵與其  
 輕銳倍日并行逐之并畢孫子度其行暮當至馬陵馬陵



道狹而旁多阻隘可伏兵乃斫大樹白而書之曰龐涓死于此樹之下於是令萬弩夾道而伏期曰暮見火舉而俱發龐涓夜至斫木下見白書乃鑽火燭之讀書未畢齊軍萬弩俱發軍大亂龐涓乃自剄曰遂成豎子之名漢書曰韓王信反高帝自往擊至晉陽聞信與匈奴欲擊漢帝使人使匈奴匈奴匿其壯士肥牛馬徒見其老弱及羸畜使者十輩來皆言匈奴易擊帝使劉敬復往使匈奴還報曰兩國相擊此宜誇矜見所長也見示今臣往徒見羸齒老弱齒音漬一說讀曰春春瘦也此欲見短伏奇兵以爭利愚以為匈奴不可擊也是時漢兵已踰句注三十餘萬衆兵已業行帝怒以為沮吾軍阻謂止壞也械繫敬廣武遂往至平城匈奴果出奇兵圍高帝白登七日然後得解三平武金魏書曰孫策遣軍攻陳登於匡琦城賊初到旌甲覆水群

下咸以衆寡不敵登乃閉門自守示弱不戰將士銜聲寂若無人登乘城觀形勢知其可擊乃申命士衆宿整兵器昧爽開門引軍指賊營步騎抄其後賊周章方結陣不得還船登縱兵乘之賊遂大敗不晉書曰李矩守滎陽城前趙劉聰將劉暢步騎三萬討矩屯于韓王故壘相去七里遣使招矩時暢卒至矩未暇爲備遣使奉牛酒詐降于暢潛匿精勇見其老弱暢不以為虞大饗渠帥人皆醉飽矩謀夜襲之暢僅以身免又慕容寶載記曰魏伐并州驃騎李農逆戰敗績寶引羣臣于東堂議之尚書封懿曰今魏師十萬天下之勁敵也示之以弱阻關拒戰計之上也陳書曰武帝東討杜龕侯安都居守北齊軍入據石頭遊騎至于關下安都閉門偃旗幟示之以弱且令城中曰有



登陴看賊者斬及夕賊收軍還石頭安都夜令士卒密營  
禦敵之具明辰賊又至安都率甲士三百人開東西掖門  
與戰大敗之賊乃退還石頭不敢復逼臺城  
後周書曰隋文帝作相之初尉遲迥拒命遣將于仲文率  
兵定關東軍次蓼隄迥將檀讓擁衆數萬仲文以羸師戰  
讓悉衆來拒仲文僞北讓軍頗驕於是遣精兵左右翼擊  
之大敗讓軍進攻梁郡迥守將劉子寬奔城遁走  
隋書曰煬帝大業中彭城賊張大彪宋世摸等衆至數萬  
作葆縣薄山寇掠徐兗隋將董純討之純初閉營不與戰  
賊屢挑之不出賊以純爲怯不設備縱兵大掠純選精銳  
擊賊合戰於昌慮大破之斬首萬餘級築爲京觀  
又曰隋末山賊孟讓衆號十萬屯盱眙煬帝遣王世充保  
都梁山以拒之久不與戰乃宣言士卒亡叛使賊中聞之

讓果大笑曰王充文法吏何能爲將吾當生縛之於是進  
攻其柵充與戰佯不勝讓益輕之乃分兵虜掠充知其可  
擊令軍中移竈撤幕設方陣四面而出戰大破之虜男女  
十萬餘口讓僅以身免  
六韜曰武王問太公曰敵人先至已據便地形勢又強則  
如之何對曰當示以怯弱設伏佯走自投死地敵見之必  
疾而赴擾亂失次必離故所入我伏兵齊起急擊前後衝  
其兩旁

示強

左傳曰楚將子元以車六百乘伐鄭師入桔柣之門桔柣遠  
郊之又入自純門及達市純門鄭外郭門也達懸門不發  
楚言而出子元曰鄭有人焉懸門施於內城門鄭示楚以  
楚言故子元諸侯救鄭楚師夜遁鄭人將奔桐丘謀言曰  
畏不敢進也



楚幕有烏乃止幕帳也

又曰楚大饑戎伐其西南戎山庸人帥群蠻以叛楚庸屬也庸人帥群蠻以叛楚楚屬也小麋人率百濮將伐楚百濮夷也於是申息之北門不啓備也楚人謀徙於阪高楚險也焉賈曰不可我能往寇亦能往不如伐庸夫麋與百濮謂我饑不能師故伐我我若出師必懼而歸百濮離居將各走其邑誰暇謀人乃出師旬有五注往伐庸也振發也麋倉也同食上下無異饑也日百濮乃罷自廬以往振廩同食

又曰晉文公率諸侯伐楚楚將子玉從晉師晉退三舍楚師不止進次于城濮楚師背鄴而舍鄴丘險阻名也鄴音攜文公患之聽輿人之誦恐衆畏險故曰原田萁萁舍其舊而新是謀高平曰原喻晉軍美盛若原田草也萁晉大夫狐偃曰戰也戰而捷必得諸侯若其不捷表裏山河必無害也晉國

外河而晉車七百乘鞮鞻鞻鞻五萬二千五百人也在背內山也鞮鞻鞻鞻鞮鞻在晉曰鞻在腹曰鞻鞮呼見切鞻與進切備晉侯登有莘之墟以觀師曰少長有禮其可用也有莘故國名也遂伐其木以益其兵伐木以益攻戰之具蓋亦示強終敗楚師也

又曰晉侯伐齊齊侯登巫山以觀晉人使司馬斥山澤之險雖所不至必旃而疏陣之斥侯也疏建旌旗使乘車者左實右偽以旃先也偽以衣物爲人形輿曳柴而從之塵以揚齊侯見之畏其衆也乃脫歸旌幟也又曰蔡聲子聘楚謂令尹屈建曰子儀之亂析公奔晉以爲謀主繞角之役析公曰楚師輕佻易震蕩也若多鼓鈞聲以夜軍之鈞同聲楚師必遁晉人從之楚師宵潰晉遂侵蔡襲沉獲其君敗申息之師于乘隧獲申麗而還鄭於是



漢書曰景帝時匈奴大入上郡天子使中貴人從李廣中  
之幸也勒習兵擊匈奴貴人將數十騎出獵見匈奴三人與  
戰被射傷中貴人煞其騎且盡中貴人走廣廣曰是必匈  
奴射鵬者也鵬善飛故使善射者射之廣乃遂從百騎往馳三人令騎  
左右翼而廣身射彼三者殺其二人生得一人果射鵬者  
也遙見匈奴有數千騎廣以爲誘騎驚上山陣廣之百騎  
皆大恐還馳走廣曰吾去大軍數十里今若走匈奴追射  
我立盡今我留匈奴必以我爲大軍誘之必不敢擊我廣  
令諸騎曰前到匈奴陣二里所止今日皆下馬解鞍其騎  
曰虜多且近卽急奈何廣曰彼虜以我爲走今皆解鞍以  
示不走用堅其意胡騎遂不敢擊有白馬將出護其兵於  
是廣上馬與十餘騎奔射殺之而復還至其騎中解鞶令  
士皆縱馬卧是時會暮胡兵終恠之卒不敢擊向夜半時

胡兵以爲漢有伏軍於旁欲夜取之皆引兵去詰朝廣乃  
歸其軍

後漢書曰廉范爲雲中太守會匈奴大入塞范自率士卒  
拒之虜衆盛不敵會日暮令軍中各交縛兩炬三頭然火  
虜遙見火多謂漢兵救至待朝將退范乃令軍中蓐食晨  
往擊之斬首數百級虜自此不敢復向雲中  
又曰虞詡爲武郡太守以討叛羌羌乃率衆數千遮詡於  
陳倉峭谷詡卽停軍不進而宣言上書請兵須到當發羌  
聞之乃分抄傍縣詡因其兵散日夜進道兼行百餘里令  
吏士各作兩竈日增倍之或曰孫臏滅竈而君增之兵法  
卽行不過三十里以戒不虞而今日且二百里何也詡曰  
虜衆多吾兵少徐行則易爲所及速進則彼所不測虜見  
吾竈日增必謂郡兵來迎衆多行速必憚追我孫臏見弱



吾今示強勢有不同故也既到郡兵不滿三千而羌衆萬餘攻圍赤亭數十日詔乃令軍中使強弩勿發先用小弩羌以爲矢力弱不能至并兵急攻詔於是使二十強弩共射一人發無不中羌大震退詔因出城奮擊多所傷殺明日悉陳其衆令從東郭門出北郭門入換易衣服迴轉數周羌不知其數更相恐動詔計賊當退乃潛遣五百餘人於淺水設伏候其走路虜果奔因掩擊大破之

通典曰後漢末陳登爲廣陵守孫策遣軍攻登於匡琦城登使人求救於曹公而密去城十里埋軍營處所令多取柴薪兩束一聚相去十步從橫成行今俱起火火燃其聚城上稱慶若大軍到賊覩火驚潰登勒兵追奔斬首萬級也

又曰蜀大將諸葛亮屯于陽平并兵東下亮唯留萬人守城魏將司馬宣王率二十萬衆拒亮前當亮六十里所候邏

自宣王說亮在城中力弱將士失色亮是時意氣自若勅軍皆卧旗息鼓不得輒出卷幔開四門掃地却洒宣王疑其有伏於是引軍北趣山亮謂參佐曰司馬懿謂吾有強伏循山走矣候邏還白亮所言宣王後知深以爲恨

又曰西晉將杜元凱伐吳陳兵于江陵遣牙門管定周旨伍巢等率奇兵八百汎舟夜度以襲樂鄉多張旗幟起火巴山出於要害之地以奪賊心吳都督孫歆震恐與吳將伍延書曰北來諸軍乃飛渡江也皆破之

又曰東晉末宋武帝爲將討海賊孫恩恩在扈瀆海鹽令鮑陋遣子嗣之以吳兵一千請爲前驅宋武曰賊兵甚精吳人不習戰若前驅失利必敗我軍可在後爲聲援不從是夜宋武多設伏兵兼置旗鼓然一處不過數人明日賊率衆萬餘迎戰前驅旣交諸伏皆舉旗鳴鼓賊謂四面有



軍乃引退嗣之追奔爲賊所沒宋武且戰且退賊旣盛所領死傷且盡宋武慮不免至向伏兵處乃止令左右脫取死人衣賊謂當走反停疑猶有伏宋武因呼更戰氣色甚猛賊以爲然乃引軍去宋武徐歸然後散兵稍集

又曰東晉末桓玄篡晉宋武帝起義討玄使將桓謙何湛之屯覆舟山武帝使羸弱登蔣山多張旗幟玄不之測大懼武帝與劉毅等分爲數隊進突謙陣皆殊死戰無不一當百東北風急義軍放火煙塵漲天鼓譟之音震駭京邑謙等諸軍一時奔散

又曰蕭齊將馮道根守阜陵城戍初到阜陵理城隍遠斥候有如敵將至者衆頗笑之道根曰怯防勇戰此之謂也理城未畢會魏將党法宗傳堅眼率衆二萬奄至城下道根塹壘未固城中衆少失色道根命廣開門緩服登城選

精銳二百人出與魏軍戰敗之魏人見意閑且戰又不利因退走

又曰後魏將宇文測行綏州事每歲河水合後突厥卽來寇先是常遣居人入城堡以避之測至皆令安堵如舊乃於要路數百處並多積柴仍遠遣斥候知其動靜是年十二月突厥從連谷入寇去界數十里測命積柴之處一時縱火突厥謂有大軍至懼而遁走自相蹂踐委棄雜畜及輜重不可勝數測徐率所部收之分給百姓自是突厥不敢復至

又曰梁雍州刺史岳陽王蕭譽雖稱藩附於西魏而尚有貳心西魏將楊忠自樊城觀兵於漢濱易旗遞進實騎二千營登樓觀之以爲三萬也懼而伏焉

崔鴻十六國春秋曰後趙石勒荊州監軍郭敬寇晉襄陽



勒驛令劬退屯樊城戒之使偃藏旗幟寂若無人彼若使人觀察則告之曰自愛堅守後七八日大騎將至相禁不復得走矣劬使人浴馬于津周而復始晝夜不絕偵諜還告晉南中郎將周撫撫以爲勒軍大至懼而奔于武昌劬遂入襄陽焉

又曰前涼張重華以謝艾爲軍師將軍率騎三萬進軍臨河後趙石勒將麻秋以三萬衆拒之艾乘輅車寇白帽治鳴鼓而行秋遙覩而怒曰艾年少書生冠服如此輕我切也令黑稍龍騰三千人馳擊之艾左右大擾或勸乘馬艾不從乃下車踞胡牀指麾分處賊以爲伏兵發也懼不敢進艾又遣將緣河截其後秋軍乃退艾乘擊遂大敗之斬秋將杜勳及虜俘斬首三千級秋正馬奔大夏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九十四



